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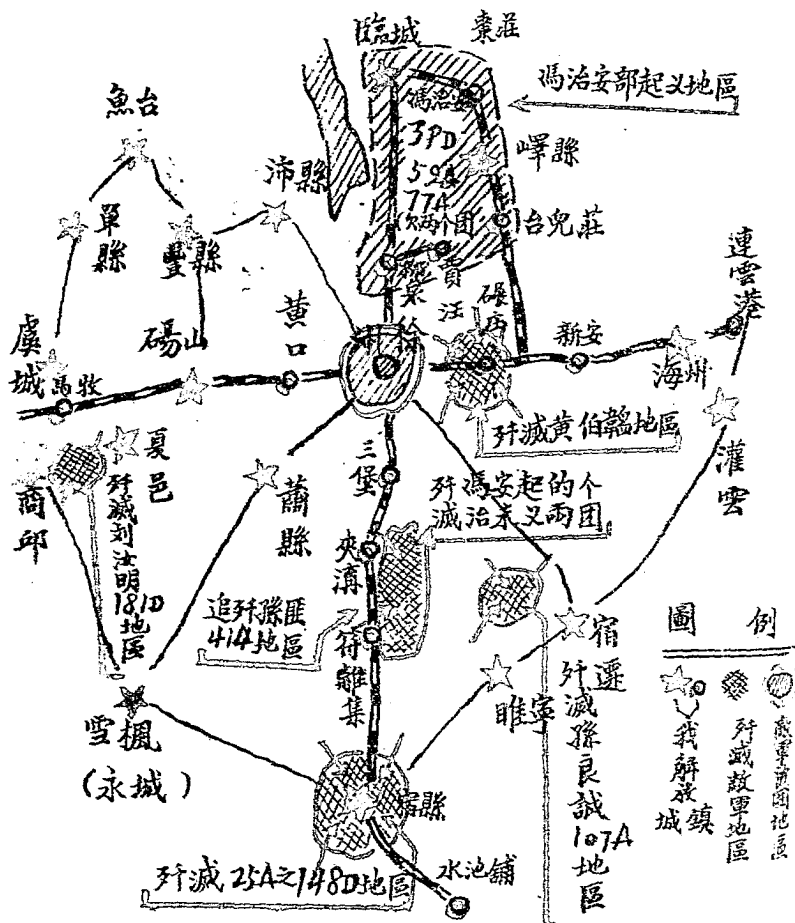
淮海戰役叢書之一

周莊部政洽部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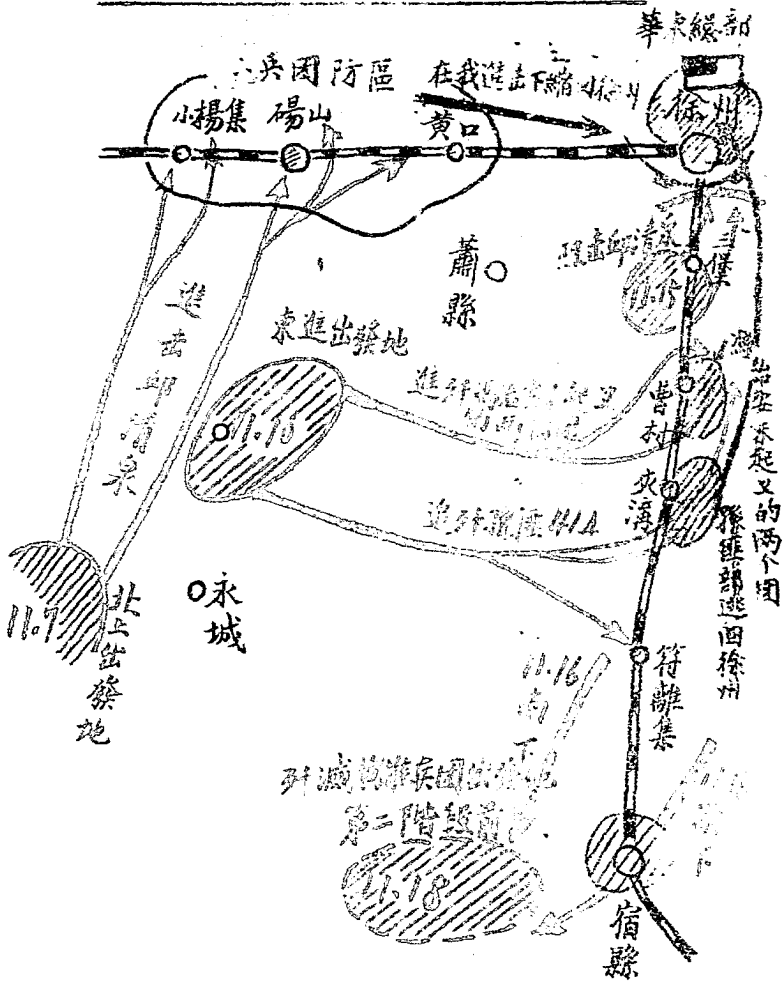
周莊部政洽部編



淮海戰役第一階段形勢圖



我縱在淮海戰役第一階段作戰要圖



目次

前 言

我縱淮海戰役第一階段戰鬥經過

向淮海挺進

決心、勇敢和智慧

騎兵班長范西山(補白)

追擊邱清泉

(一) 扭住第五軍.....李澤忠

(二) 殲滅兩個營.....集體創作

(三) 擊潰一個營.....勇 銳

(四) 如此「主力軍」.....維錦、雲成

(五) 一比三百九十.....李澤忠

五人打退敵一個連(補白)

截斷津浦路

(一) 扭住了敵人.....張 克

(二) 漂亮的截擊戰.....趙慎應

(三) 解放符離集

郭奇夫

(四) 勇猛的追擊

集體創作

(五) 堅守徐山村

勇銳

受獎的野砲連

曹夢琴、張國均

魏福慶戰場紀律好(補白)

執行政策紀律的典範

(一) 符離集戰鬥紀律模範班

集體創作

(二) 死了牛得了馬

石磊

(三) 政策換了敵人的腦筋

張秦

羣衆的熱愛

(一) 「老大娘比母親還親！」

龐靖

(二) 民工隊長曹忠亭

劉靜齋

(三) 「能給革命戰士服務是十分光榮的」

李澤忠

羣衆恨國民黨

前 言

我繼光榮的參加了淮海戰役，在劉、陳、鄧首長的領導下，在兄弟部隊的密切配合下，完成了自己的任務，部隊也隨之提高了一步。為紀念這個偉大的戰役，紀念英勇戰鬥、積極工作的烈士和功臣們，更為着用各種英雄、模範事蹟和經驗教訓，教育我們全體同志，特選擇這些材料彙集成冊，做為部隊內部的學習材料。

我繼淮海戰役第一階段戰鬥經過

這是淮海戰役叢書第一冊，是選擇我縱參加淮海作戰第一階段的各種英雄、模範等材料編成的，收集不全，一定還有許多好材料遺漏的，但是因為時間關係，不能再等，只好先行出版。

在這一階段中，我縱的戰鬥經過大致如下：

十一月六日的晚上，我們接受了戰鬥任務：配合華野圍殲黃伯韜兵團，猛撲臨海路，協助友隣扭住企圖東援的邱清泉兵團。部隊像似下山的猛虎，連續行軍一百四十多里，進逼徐州、碭山間的李莊車站，扭住了聞風由碭山棄城東逃的蔣匪第五軍。從八日起，就在碭山以東地區小楊集、杜樓、王樓、毛堂、大王樓、張路口、李莊等村，與敵五軍發生激戰，大敗其四十五師一三三、一三五兩個團，殲滅了四十五師的工兵營，其輜重營則由營長溫如廷、副營長黃玉山率領向我投降。另部我軍，同時在碭山以南鐘樓、黃莊地區追殲逃敵。從八日到九日的戰鬥中，敵人想用一切辦法擺脫我軍東竄，但卻被牢牢地拖住尾巴跑不掉。敵會數次的反撲失掉的陣地，也都被我擊退。兩天中，我們接連解放碭山縣城和李莊、黃口兩車站，斃、傷、俘約兩千名。

十一月十二日至十四日間，我縱又奉令東向。出擊徐州、宿縣間，斬斷了津浦鐵路。沉重的打擊了由宿縣向北逃竄的孫元良兵團，俘獲其四十一軍直屬隊和砲兵營，及輜重第六團。殲滅了從徐州以北逃出的敵七十七軍三十七師殘部四個營——一零九團全部及一一零團一個營。接連解放符離集、夾溝、曹村等車站數處。

在以上的戰鬥中，我們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也得到了了一定的戰果，共斃俘敵五千四百零八名（其中斃傷一千三百二十七名、生俘四千零八十一名）。繳獲野砲一門、山砲八門及各種口徑砲共六十二門。戰防槍五支、輕重機槍一百七十三挺、火焰噴射器六個、榴榴彈筒十三個、加拿大手提式四支、長短槍二千八百九十二支、湯姆式槍五十七支、斯登式六十三支、卡賓槍二十支。各種子彈五十七萬七千七百零五發，各種砲彈四千九百四十發，手榴彈一千八百一十三顆，地雷

聽測器兩個，電台十三部，報話機八部，發報機三部，收音機二部，電話機六十三部（內總機十四部）、馬達四部、電綫一百二十三里、電池一百箱，火車頭兩個、車箱兩列、汽車六十輛、騾馬一百七十七匹、腳踏車三輛。

騎兵班長范西山

陳萬慶

十旅騎兵排十班長范西山同志，六號晚上從二十二旅送信回來，接到二次任務，有緊急信件要他返回去。他帶了兩個騎兵剛到鉄路上遇到了敵人火力封鎖，范西山就直衝過去，連衝過了兩道封鎖綫，到第三道封鎖綫時，敵人三面交叉的火力封鎖住他的去路，不好通過，他叫那兩個人回去他一個人去。當時情況很緊張，和友鄰的聯系將要被敵插斷，這一任務一定得完成，不然部隊要受損失。他打馬直衝，馬掛彩了，他仍繼續前進，終至完成任務。緊急的情況下面，任務是繁重的，剛回來又要他返回去，他又愉快的接受了任務，他說：『騎馬不能去，我步行去吧！』

向淮海前進

解放鄭州後，部隊興奮的向淮海前進，準備參加大戰，這裏是二十八團十二連政治指導員劉捷同志行軍中的政治工作，劉捷同志已在圍殲黃維兵團戰鬥中英勇犧牲，并此誌念。

——編者

部隊經過了秋季作戰的深入動員以後，充滿了大量殲滅敵人解放全部中原的決心，在解放鄭州以後，勇敢的向淮海前進了。

(一)

向淮海地區挺進要走好多天，經過黃泛區，人烟稀少，又要涉渡，戰士很多害怕走路。但又要全部解放中原，實現大家的決心，指導員劉捷同志心想：首先需要做到「三使三比」。就是：頭皮硬、腳底板硬、打仗硬，一比走路互助，二比團結鞏固、三比整齊紀律。大家一致通過，并立即傳達進行討論。於是就引起二班向九班，一機槍班向二機槍班，一班向二班、三班的兩個互助小組，還有一二機槍班的兩個副班長彈藥手的互相挑戰比賽。這種革命的競賽熱情，增強了克服困難的堅決頑強精神。戰士們說：「我們只有聽毛主席的命令！」

臨近新黃河時，他在全連的軍人大會上表揚了一排的挑戰比賽，「三使三比」的口號，就更加普遍了。當行軍開始時，提出問題：「今天我們要走八十里能不能使過去呀？」大家馬上響亮

的問答：「能啊！」路上一個戰士挖開了一點兒，有的就提醒他：「喂！腳底板要硬呀！」他很吃力的說：「你放心吧！我一定要硬過去。」

三排長郭文祥經常給戰士措東西、抗機槍，一排長郭成則還幫助炊事員挑油桶，一走十多里，二排長閻國禱親自脫衣下水，偵察渡河點，他還措過一個病的戰士，感動得那個戰士說：「我病好了一定好好幹，報答排長的恩。」七班長是從前南召到魯山「七十二道關不乾」、措人過河出了名的，這次冒着初冬的寒冷，仍措着戰士過河，綠豆渣刺破了他的腳，血流着，他仍是來回走個不停。四班戰士忽然發覺指導員和措着背包，驚奇的問了以後，才知道他已經給他們班一個體力弱的同志措了二十多里路了。戰士們一邊喘着氣，一邊要爭着替指導員措，但他硬是不肯。聽到長春解放等消息，他很快向前進中的隊伍傳過去：「往前傳：長春解放，慶祝東北大勝利。」……「到臨海津浦路上去配合華野打大勝仗！」……「全部解放中原，要三硬三比。」勝利口號鼓舞着戰士們，疲倦的腿腳又輕快起來。「趕快走，咱們也來一個好聽的消息！」果然他們沒有落伍掉隊，三個病號也漸漸好轉。從十月九日到現在，沒有一個非戰鬥減員。

(二)

部隊將要經過新解放區、游擊區、到國民黨統治區作戰了。那裏的羣衆痛苦大，對我們不了解，劉捷同志就提出遵守羣衆紀律的「三要、四不亂」的口號。三要就是：一要滿缸、二要掃淨、三要問候（向羣衆訪苦）。四不亂就是：一不亂問、二不亂吃羣衆東西（蔥蒜）、三不亂走路、不隨地大小便、四不亂買東西吃。一邊走路，一邊討論，在大家自覺遵守互相檢查的要求下，每班都選出遵守紀律最好的同志組織「政策紀律查評小組」，進行檢查評判，組員同志負責認真，每天彙報。九班王福斌天不亮就起來，一手打着火把，一手拿着條帚，連飯都不願吃的打掃房院。七班龐炳祥一氣給房東頂了四担水，接着火房、部隊，都頂起來。一排長郭成則替排員紙煙

煙分完了才知道多十盒，隊伍已離村三里多了，想是老大哥看錯了票子，就馬上把紙煙送給老大哥，老大哥接紙煙後，連聲稱讚解放軍紀律好。

(三)

部隊情緒飽滿的，沒有逃亡掉隊的挺進到淮海前綫了。劉捷同志能够在深入的政治動員的基礎上，有了什麼任務、什麼情況，就提出什麼適合戰士口味的鼓動口號，並且能用挑戰、表揚方式，把這些口號變為羣衆的東西，又能及時了解羣衆思想，是一個模範的政治工作者，也是我們挺進淮海中許多模範政治工作的一個代表。

決心，勇敢和智慧

「戰前表態，戰中四勇，（要衝、要進、要打、要追）戰後三評（評傷亡、評技術、評指揮）。這就是要有決心勇敢和智慧，這就是我們勝利的三個重要條件。」

各單位在戰前都進行了深入的動員，幹部、戰士在共產黨員帶領下，紛紛表示態度。如在二十八國黨委會上，一致表示願在這次具有偉大意義的戰役中向黨和人民貢獻出自己的一切。趙華青團長說：「作夢打了一夜的仗。」說明思想上只有打仗消滅敵人一件事。三營營長周奮說：「我要在戰鬥中做到共產黨員應有的頑強」。他激動的掏出殘廢證說：「我的腿不殘廢了，請黨放心，現在我把殘廢證交給黨委。」戰士中間會反覆動員，直到全體同志都了解到戰鬥意義，如二十九團第二營動員後，政治教導員郭學文於次日行軍途中進行一次測驗，從行軍最前面一個班開始逐次向後，每班抽測戰士兩名，一面走，一面談，行進三十里全營測驗完畢，發現有些事務人員和少部當時放哨、出差的戰士對作戰意義了解不夠，便即確定再作深刻動員，五連連長安廷爾，七連連長王滿貴馬上召集連的事務人員再行動員，許多排長也積極給戰士講話，因此使情緒更加高漲，許多羣衆覺悟提高，決心奮勇戰鬥，要求入黨。這樣，許多連隊就展開了「火綫入黨」的要求。如六十六團第二營六連青朝渡等七個同志，均爭取火綫入黨。九連丁四合說：「這次戰鬥，我要求加入共產黨，如果萬一犧牲了，我也要求黨承認我為共產黨員，并且給我家中去信，告訴他們說我已經成了共產黨員。」另一部隊第五連，在投入戰鬥之際，有十八個同志要求入黨。

三排機槍班長丁金山說：「我下決心叫黨和上級在淮海戰役考驗我不入黨條件。」

因此在作戰中指戰員表現出無比的英勇頑強，二十九團十二連七日在徐州以西楊山地區經過百餘里急追，趕上了敵人，完成了主攻王樓（楊山東南）的任務。二十九團第三營在追擊中勇猛迅速，八日晨六時在楊山東南地區堵住東逃的國民黨匪軍一部，以輕傷一名的代價，俘敵三百九十名。十二連進到楊山東南花平莊時，發現一股東竄的敵人，副連長徐祥便帶領追擊，戰士郭新年忘掉了腳痛，頭一個冲到村邊，面前一道水堵住去路，他不猶疑的立即跳了進去，對岸九個敵人被他逐個生擒了。機槍射手劉德成端着機槍猛射，水溝對面一百多個敵人把機槍放在地下，劉德成涉水過去命令一百二十名敵人站起隊來。在同一地區戰鬥中，一日十三旅在行軍中突然扭住邱清泉兵團的第五軍，立即展開激戰。戰鬥中第五連的一角陣地上，副排長中彈犧牲了，排長原保祿喊着：「跟着我衝！」排長又得了彩，七班長代理他指揮着往前衝，七班長犧牲了七班副帶大家衝，最後剩下兩個同志。楊潤富拾起犧牲同志的手提式，單人阻擋三面打退敵人的數次反撲。頭部負傷的喬法同志倒下去還拉着政治指導員的手說：「衝！叫我衝！」我們終於突進了村中，全殲第五軍的工兵營。

每次戰後各部都進行檢討、總結經驗，如二十九團十二連在王城戰鬥團結結束，二排馬上集合在戰地開始討論。

追擊邱清泉

十一月八日，在我大軍進逼下，蔣匪邱清泉兵團從福清東南地區狼狽東竄，我軍跟蹤急追，在福清東南地區將這個號稱蔣匪「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軍扭住，給了他一個沉重的錘擊。

一 扭住第五軍

李澤忠

八日下午一時，十旅二十九團以飛快的速度追趕着第五軍，並且與其最精銳的四十五師一三三、一三五團相遇，我軍便以勇猛迅速的動作，衝破了敵人的前哨陣地，將敵人由張路口、大王莊，毛堂、王樓驅逐出去。

敵人重新整理了一下隊伍，憑着猛烈砲火向我未及構築工事的陣地實行了轟擊。大文莊以東的鐵路兩側九連八班的陣地上，在短短一個鐘頭左右，就落了一百八十發大小砲彈，但我們的陣地是仍然屹立不動。

天已經黑了，敵人仍然向我們進行猛攻。戰士張志榮從工事裏伸出頭來，輕輕的對着班長說：「班長，你的手提和我的步槍，來個交叉射擊，來回倒換地方迷惑敵人吧？」班長說：「打的節省些，子彈是有數的。」敵人採取了鉗形從兩面向八班包抄過來，張志榮從左面發出了第一槍

班長張玉廷向右面開始了射擊，敵人肥下喊叫起來：「衝！衝！前進！前進！」但是誰也不敢動一動。張玉廷、張志榮的兩支槍又交叉着向敵發射，敵人的進攻再次受阻，只是輕機槍盲目瘋狂的叫着。張朝富、黃永方二同志在陣地的另一端，已偵察清了那挺輕機關槍的位置，兩顆炸彈一起飛入槍巢，敵人機槍啞了。

在九連陣地的另一角，戰士崔虎的工事尚未築好時，一顆砲彈落到他跟前。他臉上被炸了數處，身上的衣服被打的開了花。崔虎頑強的堅持着，仍然平心靜氣的挖工事。在他掛彩後的五個鐘頭裏，他用機槍向敵人打出了一千八百發子彈。

黃昏，敵人砲火再度猛烈打來時，二排副尙德富的脖子、脊背受了三處傷。但他仍在火綫指揮着。他們一次又一次的把敵人打下去，敵人組織了六次兵力逐次增多的猛攻都沒有成功。

後來，把四班撤到後面時，在張天富排的陣地上只剩四個勇士在堅持。突然，濃雲遮住了月光，敵人由溝壕裏撲了出來，搶佔了陣地。張排長同戰士袁紀領、李紅元、許炳中投出兩排子手榴彈，就端着手提衝鋒槍衝向失掉的陣地。

敵人恐怖的嚎叫着潰散下去。陣地重歸我手。

二 殲滅兩個營

李道賢 馬澤民
張結 劉來俊

與前邊的戰鬥同時，十三旅三十七團在行軍中發現了敵人，一連的勇士們，猛虎撲羊一樣把敵人擊潰，三十多個敵人向中樓村退去。一營副營長命令四連「跟蹤追擊」。

中樓村的周圍是一片平坦的開闢地，這裏住着第五軍四十五師的工兵營。四連接到命令時，高法五連長立即領導着向敵人衝去。這時敵人的槍彈從正面、左、右向着他們毫無依托的兩鋒隊射來。子彈落在腳下，濺起一堆堆白灰，前面的被打倒，後面的補上去，他們終於把敵人壓進了中樓村，自己也進到離村三十餘米遠的一塊墳地。

這時，村中敵人又在其優勢火力掩護下向我反撲，但立即被我四連健兒英勇擊退。敵人腦羞成怒，用更猛烈的砲火射擊過來。但勇士們頑強的戰鬥着，排長倒了班長便站起來……敵人的進攻皆被擊退，他們堅守着陣地直到黃昏。

上級決心殲滅這股敵人，主要突擊的任務給了第五連。五連的四班衝在最前面，四班的第一名則是十七歲小鬼沒經過戰鬥的新來的杜成。當敵人把我們堵攔在開闢地的時候，他奮不顧身的站起來高喊：「同志們！衝呀！」同時第三排在排長原保祿和副排長的領導下，不顧稠密砲火衝過了六、七米遼寬的開闢地，鉄錐一樣向敵人追去。奪下了一個暗礮後，排副犧牲了，排長喊着：「跟着我衝！」排長掛了彩，七班長馬上代理他指揮着往前衝……戰士楊潤富拿着手提式，單人阻擋三面，打退敵人反撲。頭部負傷的喬法同志昏倒下去，還拉着政指的手說：「衝！叫我衝！」

這樣在英勇頑強的突擊中，我們終於攻佔全村，把工兵營殲滅了。

X
X
X
X
X

住在小王莊的四十五師犄重營，見到我軍四面八方的猛烈砲火，早已喪魂落魄，一經接觸，便派出一個老百姓手拿白旗過來向我們三十八團呈遞投降書：

「竊本隊（按該營原為四十五師「挺進隊」）早想向貴縱隊投誠，因現有部隊受直屬部隊監視，暫不敢過去，祈貴縱隊先將北邊之部隊解決後，敝隊決前往受編。敝隊之上峯已

不顧我們，敵隊全體官兵帶騎重武器二百餘枝，恭請 貴縱隊收編爲驍。懇祈 貴縱隊以寬大爲懷，予敵隊以解放。」

當我回信准其投降後，就由營長溫如廷、副營長黃玉山帶領一百七十八名騎重兵、二十八匹驛馬、攜帶步槍六十三枝、卡賓槍四支、湯姆式機槍十四挺、六零砲兩門投降了解放軍。

三 擊潰一個營

勇 銳。

九日下午，五軍五十八師二九七團第三營，由東南向我十旅二十八團一營駐地作武裝偵察，即被我發覺了。

一連陳黑奎排，冒着敵人強烈的砲火封鎖，越過開關地帶，向敵人據守的鄭大樓出擊，到離敵百多公尺的墳前和敵對峙起來，狡猾的敵人見他的人少，企圖集中優勢兵力向我軍反撲。但剛集中起來，便被一班副劉好俊槍榴彈打得潰亂了。雖然敵人又作兩次集中，也都得到同樣的結局。一排見敵人混亂了，馬上發起第二次衝鋒，嚇得敵人扭頭向來路逃竄，沒有來得及跑掉的七個敵人在我勇士的刺刀下，歪帽磕頭，繳槍求饒。

三營聽說敵人逃跑，全體以極迅速的動作，向敵迂迴。十一連在任屯村一帶，將敵搗亂，張政教導着三排向敵人撲去，五十多個敵人擠成一團，九班長郭天庚拿起手提衝到敵人跟前大喊：「繳槍！」敵人真的把槍都舉起來。但因我們僅有九個人，中間一個敵人喊了聲：「打！」敵人的自動火器又向我們打起來，但就在敵人要跑的時候，十連從敵人後面分三路直撲過來，兩點般

的炸彈打得敵人跪下哀求饒命。特別是連連長曠民福高聲叫喊着：「我們繳槍！你們可不能殺我們！」

結果，敵人除一部逃跑外，却被殲滅了，有七十名被我活捉，戰鬥遂告勝利結束。

四 如此「主力軍」

維錦、雲成

這是號稱「五大主力」的匪第五軍，我們在繳獲的一個嶄新的日記本子上，寫着：「我對天發誓，在總統蔣領導下，消滅奸匪，剷除共產黨，決不投降，決不怕死，決不後退，決不作俘虜，有匪無我，有我無匪，如違背誓言，雷打火燒，天誅地滅，皇天厚土，實鑒此心，此誓」。然而當其誓言的墨跡未乾時，「立誓人」：二九七團七連連長饒民福，並沒有真被什麼「雷打火燒」了，而是在人民解放軍的俘虜收容所裏滔滔不絕的講着老實話：「決心投降，決心當俘虜，不白白送死，就是幸運」。饒被俘後，我們問到他：「你們對東北情況了解嗎」？他回答說：「二日人民解放軍已開進長春，鄭洞國造好的人員武器花名冊交給解放軍，點交接收了三天三夜還沒點清。這是在營裏報話機上偷聽着的，誰也知道，就是不敢說。」問：「你們計劃到什麼地方？」饒答：「×日軍部已經說了，說要放棄江北（指中原）全部撤往江南，前天（指七日）就計劃行動，因隊伍分散和三兵團沒連系上，所以遲緩了。」問：「要撤到江南，你們同事們有什麼議論？你有什麼感覺？」答：「同事們閒扯說：是不是叫辦交代？——這意思就是說國民黨軍隊整個向人民解放軍投降。要辦交代就快一點，蔣「總統」說：「過去守城吃了虧，集合這幾個兵團到江

南打游擊」。可是這話誰能相信！」問：「你們的士兵情緒怎樣？」饒答：「士兵因為都是抓來的，又連打敗仗，所以逃跑的很多。要是夏天人卸好抓，現在跑了把棉衣都帶跑了。棉服裝沒辦法。只好你這一部分抓他那一部分，互相亂抓。不然東西拿不走有什麼辦法。打仗時推也推不上，打也打不上，這就沒辦法。」最後我們問他：「你這次解放有什麼感想？」他懊喪的說：「我昨天（八日）夜裏和弟兄們說：明天出發時是兩個前途，一是打仗打死，一是當俘虜。唉！果然就是沒打死，真是幸運。現在那邊都昇各管各，營長命令我們在後面掩護，唉！他只管他溜了！」

五一比三百九十

李澤忠

跟着第五軍逃命的匪錫山保安團更是不值一擊。八日早晨，二十九團三營一支鋒利的矛頭！十一連，插到開關村（錫山東）的西南角。副營長安玉峯同志命令政指白志明率兩排人撲向村子，分割敵人。而我十一連劉文龍、陳化堂、陳來孩三同志向東北角急速迂迴過去，恰好敵人正鬼鬼祟祟向東北角探望，正想拔腿逃走。幾個勇士迅速斬斷了敵人的逃路，敵人被迫又轉回村子裏去。我軍跟蹤追入，一百多個錫山保安團被我壓縮在屋子裏舉手繳械了。

此時，縮伏在其他村裏的匪軍，更是驚惶失措，聞風東逃。三營立刻以三路隊形向逃敵追去。營裏給十二連的命令，是要從東南追敵人，戰士不停息的一氣跑步追去。部隊追到了花平莊，副連長徐祥忽然發現東面正跑着一羣敵人，頂多有一里地。轉頭望望東南，二十多個敵人已離開了一里多路，徐祥同志便機動灵活的吆喝起來：「同志們，向正東那個村子追呀！」郭新年忘記

了脚痛，頭一個衝到了村邊。面前一道水擋着去路，他沒想到水的深淺，「撲通」跳過水去了。九個敵人沒有來得及跑，被他一個個生擒了。

劉德成端着機槍追向離有半里多的曹樓，機槍向正東的敵人羣掃射過去，撲通！撲通！殲下了七個，水壕對面的敵人，也被監視着不能走了。徐祥高喊着：「弟兄們！只要繳槍，絕對不殺，放下武器就是一家人。」於是是一百多枝槍撲哩撲通的丟滿了一地。劉德成涉過水去，命令一百二十多個保安團站起隊來。

三營經一小時的戰鬥，俘敵三百九十名，我只負輕傷一名。

五人打退敵一個連

六十六團在十一月八日，追撲住了由陽山沿臨海路東逃的蔣匪第五軍第四十五師，六連和敵人經過短時間戰鬥佔領杜樓村後，敵人組織九次向我反撲，均退我六連實行出擊，把敵人打得七零八落，第一次敵人以一個連的兵力，擁擠着向我中央陣地反撲，當時敵人離陣地只有十來步遠，情況相當危急，楊指導員回頭一看，六班恰於這時趕到，指導員便對副班長郭清傑說：「郭清傑，衝上去。」郭清傑喊叫了一聲：「衝呀，殺！」便像一支箭一樣衝了上去，戰士李學富、范玉旺、趙中富、李完且四人都跟着一陣風似的衝了上去。敵人一經出擊，扭頭就跑，他們五個人緊跟屁股追，飽了三四十公尺，敵人三挺機槍回頭向他們掃射，於是他們每人便投出了兩個手榴彈，敵人又拚命的跑了。郭清傑又追了一二十公尺，才領着他的三個同志來。他們剛回來正在挖槍眼，敵人一個排又撲過來，他們五人便又衝了上去，把敵人打退了。戰鬥結束後，郭清傑說：「從這次戰鬥證明，不管怎樣危險，只要服從命令，勇敢的反擊，美械化第五軍，也是扯蛋得很。」

截擊津浦路

蔣匪僚個受傷的野獸似的來回調個不停，孫元良兵團剛跑到宿縣以南，又扭回頭想增援徐州，而在徐州以北拒絕起義的馮治安殘部却沒命的向南逃跑。北上南跑的敵人亂闖闖的都聚在津浦路上，這就是蔣匪和徐州聯結的唯一的動脈了，我們奉令與兄弟部隊切斷他這個動脈，保證全殲匪黃伯韜兵團的勝利。

十一月十二日各旅一齊猛撲到津浦路上去了。

一 扭住了敵人

張。克。

十三旅的張營才營，這是一個很出色的戰鬥單位。還是今年七月的時候，為配合睢杞戰役，在上蔡到商水的公路上，阻擊吳紹周兵團的戰鬥中，敵人會以七輛坦克及熾烈的砲火，連續向他們的防禦村落衝鋒十次，樹木都變成了光禿的枝幹，房子都毀了，天空只有吱，吱的子彈飛揚，不見一個鳥兒敢盤旋騰舞。然而張營才營的健兒却屹立不動。戰鬥後，會榮獲「堅守陣地，穩如泰山」的錦旗。這次他們又在李莊車站英勇的截住了敵人。

匪孫元良兵團正在哆嗦的向北前進，張營才營像一把刺刀似的插進去了。

一連撲到鐵路與公路的中間，與敵人攪成了一團，槍彈橫飛，敵人紛紛倒下去了，但敵人還是憑着人多勢壯，用「人海」戰術一直往上擠。他們却毫不驚慌的說：「同志們！準備好，敵人來了，把他們打回去。」韓振田的三人小組，憑藉着自己手裏唯一的武器——機關槍，打退了敵人的反衝鋒。不幸就在這時，彈藥手田慶樓英勇的犧牲了。田壘成同志爲對付敵人的再次反撲，以眼明手快的動作，解下了犧牲伙伴身子的子彈帶，隨着部隊向前衝殺過去。

敵人又一次不分隊形，不分方向，在密集火力掩護下，向一連反撲過來。韓振田和田壘成端着機槍，沉着的打了左邊打右邊，打了這邊又打那邊，敵人一個個的在他的機關槍前倒了下去。不幸在這樣的緊張關頭，田壘成同志左臂上負了重傷，鮮血從指尖上滴進土裏，綠色的棉衣染成赤紅。砲火中班長命令着：「田壘成同志，下火綫去吧！」但他回答說：「不要緊，我還能壓子彈，我不能下去！」班長又一面安慰，一面勸告，讓田壘成同志早一分鐘回到綑帶所。但這些勸告，被田壘成同志拒絕了。

田壘成同志清楚的知道，機槍組的三個同志，田慶樓同志光榮的犧牲了，如果他再下去，就妨害了完成任務。他不但沒有下火綫，而且仍在咬着牙關，繼續他的工作——壓子彈。在緊張的工作中，他忘記了自己的傷，他心目中只有一條信念：「敵人是會被打退的，堅決完成任務。」疼痛總是削弱人們的精力的，但田壘成同志並沒有被疼痛奪去了他的意志。他咬着牙關，忍着疼痛，把鎗子挾在傷臂與腹部的中間，一直壓了八百發子彈。

同樣的事情在到處發生着，王文珍同志的腿部負重傷後還躺在地上監視和射擊敵人，戰鬥結束時，他自動的爬下了陣地。小鬼王永彩同志，開始與敵人攪成一團的時候，腰部負了重傷，他暈倒在地，蔣匪軍又在他的脖子裏刺了一刀；當戰鬥結束後，政指以爲他犧牲了，他堅決說：「不要緊。我還活着哩，還能和狗日們拚。」敵人把我們的機槍射手打傷了，副排長孔祥立同志憤

恨到極點，親自端上機槍向敵人掃射，眼看着三、四十個敵人倒將下去。

二連停止在鐵路西邊的水渠後面，七班長馮光渤見敵人瘋狂的撲來，便自動的帶上全班衝向敵人，戰士郭長明同志，奮不顧身的坐在鐵軌上從容的射擊敵人，李應龍、張吉祥二同志，端起機槍對準撲上來的敵人掃射。

就這樣，他們以少勝多，在敵人羣中堅持了六、七個鐘頭，阻擊了敵人。戰後許多同志告訴我：張營才營的戰士，都是如鋼似鐵的硬骨頭；犧牲的同志，個個都是面向敵人，而且是以戰鬥隊形擺列着；他們是沉着應戰，沒有向後退，也沒有因驚慌而亂跑；他們許多傷員不到戰鬥結束不下火綫，甚至一直到現在輕傷仍然隨着部隊，還要進行戰鬥。

（該營在淮海戰役第一階段中，與敵戰鬥三次，生俘二百七十餘名，擊斃敵二百餘名，繳獲小炮五門，輕機槍十三挺、湯姆式衝鋒機槍十四挺，步槍一百餘支，各種子彈八百餘發。）

二 漂亮的截擊戰

趙·眞·燦

二十二旅六十五團担任着配合兄弟部隊，包圍夾溝的使命。傍晚抵達路西二三里的東山頭村。三營的任務，是要越過鐵路，佔領夾溝東北面的××村。

當三營走到鐵路上的時候，發現鐵路東側二百多尺遠的汽車路上，亂轟轟的，明晃晃的，電燈不遠兩盞，不遠兩盞，看不見頭尾的汽車，正在向北行動。整個汽路，嗚嗚的響着。

蔣匪孫元良兵團的四十一軍直屬隊和砲兵營，正向北增援徐州。

三營以迅速的動作，跑步越過了鐵路，向汽車路勇猛的撲過去。特派員張世亮向跑在最前面的七連一排長喊道：「李文漢，這是時候了，你要好好露一手。」李文漢同志一面跑着，一面答應了一聲：「保險！」

七連靜悄悄的接近了汽路，敵人絲毫沒有發覺。這時，敵人的汽車馬車雜在一起，行動得很慢。當一排撲到汽車跟前，投上一排手榴彈的時候，敵人還以為是自己人搞的鬼，都沒有打槍，二班的戰士爬上敵人的汽車，敵人還大喊着：「快下去，不要擋車！」

三班長陸玉壘勇猛的爬上汽車，狠狠的一把抓住了敵人的一支手提式叫繳槍，弄得昏迷、醒的敵人還問：「你是那一師的，你和營長說好，我才繳槍。」陸玉壘說了一聲：「我是解放軍。」便把手提式奪了過來。

這時候，敵人汽車中間的第一輛停住了，第二輛停住了，……司機驚慌的跳下汽車，鑽到路旁的壕溝裏。於是，敵人後面的汽車都擁擠不通了，前面的突然聽到後面的槍響，都狼狽向北逃跑了。

戰士們，順着停下的汽車，向南迎頭撲過去。十班戰士王長水一連跳上敵人的兩輛汽車，奪了兩支手提式，打得敵人都爬下哀求饒命。

十班戰士胡雲山和十一班副史秉原兩人，看到敵人都鑽到了溝壕裏，便向溝壕裏投手榴彈。鑽到壕裏的幾十個敵人，看見只他們兩人來到跟前，便壯着胆子喊着：「衝！衝！」這時，機智的胡雲山同志便向後面叫道：「一連向左！」史秉原同志也緊接着喊道：「二連向右！」幾十個敵人嚇得拔腿就跑，被打倒了幾個。他們繼續向溝壕裏搜索，在那裏繳獲了四門山炮。

副連長戰鬥英雄黃鳳仙和一排長李文漢，一直跑在隊伍前面，英勇的指揮着，向敵人猛烈的衝打。敵人剛開始，弄得莫名其妙，沒有打槍，後來，便驚惶的打起來，副連長黃鳳仙英勇的衝

牲了，三排長張禮貴便自動出來喊道：「同志們：我來代理連長。」二排長段小丙興奮的說：「好！我服從你的指揮。」

整個隊伍，仍然猛烈的向敵人迎面撲去。

這時，八、九連的戰士們，也都迅速的衝到汽車跟前，打得敵人四處逃竄，無數的汽車馬車，都開翻在汽路兩旁的壕裏，像被拴住了腿的豬一樣，死命的嚎叫着，而在最後面的、掩護輜重的敵人一個步兵團，聽見前面莫明其妙的槍響，跳下汽車丟盔掉甲，便向東面逃跑了。

經過半點多鐘的戰鬥，敵人的汽車，丟得遍地都是，六十五團立刻把一部份隊伍分開警戒，一部分打掃戰場，我們的戰士們，都是一個人押送着一羣俘虜和一羣騾馬車輛，回到了東山頭村。

三 解放符離集

郭奇夫

十一旅的部隊插進了津浦路，解放了黃山頭、符離集，下邊是這個戰鬥中的一些片斷：

三十二團一連，在出擊黃山頭時，敵人手榴彈打來，四班小組長高明寬同志右手負傷，他沒喘氣，咬着牙，用力把打進肉裏的炸彈片撥了出來，鮮血直流，但他不管這些仍提着槍，和大家二道向敵人衝去，用左手一股勁的投彈，等把敵入壓下去以後，他才叫止住血。回來戰鬥檢討會上，全班同志都說：「小組長是硬骨頭，真够個新英雄啊！」

x

x

x

x

x

黃山頭出擊時，一連四班長任文振同志帶全班從右翼衝到離敵人十八公尺遠，清楚的看見敵人向我三班射擊，他馬上用手提式向敵人開火，子彈和手榴彈全打完了，任文振和他的幾個戰士拾起山上的石頭向敵人投去，稀鬆的敵人怕子彈也怕石頭，嚇得都不顧死活跑下崖去。

三連九班戰士任貴秀，過去因怕吃苦，怕犧牲，開過兩次小差，淮海戰役動員後，好多同志都勸說他，經過反來復去的思想鬥爭，下定決心，要求下班參加戰鬥，「決心爭取新英雄，絕不裝歪種！」十一日晚戰鬥動員後，將要投入戰鬥，任貴秀急得一直向班長要子彈，心想：「這一次一定要好好的幹一下。」一夜的急行軍，扛着一支步槍，一包炸藥，誰也不叫換扛。

十二日下午三時，三連從符離車站西邊迂迴，任貴秀在激烈的炮火中緊跟着班長，部隊做工事，他做的又快又好。三連組織好打火車，部隊向前運動的時候，任貴秀同志腿上和腰部負了傷，這更是初次，心裏怎能不有些着慌呢？「班長！我掛彩了。」走在前面的班長扭頭一看，見流血不多，便說：「不要緊，你不是要堅決執行計劃，爭取新英雄嗎？」幾句話打動了任貴秀同志的心，他忍着疼痛，更加堅決地緊跟着班長，冒着槍林彈雨，和大家一塊打退敵人。

打進院子後，任貴秀向班長要求說：「班長！放心吧，我要投幾顆手榴彈，保險打住敵人。」

任貴秀負傷幾處，他仍然扛着炸藥，提着步槍越牆爬房，一連參加發展了幾個房子，戰鬥快結束了，月亮和星星上來後，班長看見他面色焦黃，呼吸困難，傷口突然流血，已支持不住了，就叫他下去。

在符離集車站西南追擊敵人，要通過兩道水壕，有半人深，敵人機槍封鎖的很緊，四連二班

副班長，劉根奎同志扶着戰士陰沛來通過兩道水壕，下半身全是水淋淋的，鞋也掉在壕裏，他就光着腳追趕敵人四五里。

硬骨頭的健兒們，拚命的追趕狼狽逃竄的蔣匪軍，二班長胡文保同志跑的把吃了的藥全吐了，還是不顧一切拚着命的跑步追去，追的過快，心又急，吐了血還是追趕敵人。

四 勇猛的追求

趙慎應、謝光澤
王清池、員好學

十四日夜，二十二旅在曹村車站附近趕上了由徐州以北向南逃的匪馮治安部七十七軍三十七師殘部。

夜黑得對面看不見人，部隊迅速的向北挺進着，前面曹村車站傳來清晰的槍聲，十旅正在解決車站上的敵人。部隊的箭頭轉向了東北，繞到了曹村車站的東面。

走在前面的六十五團六連三排，在漆黑一團中，靜悄悄的走到了陳莊村邊，三排忽然聽到村子裏有生疏的南方口音，於是大家都知道村子裏有了敵人，都戒備起來。但還是很快的向村子裏走着。這時忽然聽到前面問了一聲：「誰？」走在最前面的十班戰士們，都很沉着的回答：「自己人。」接着，前面又問：「那一部份？」機智的戰士們，都又回答了一句：「保安團。」在這互相叫問中間，六連全部上來了。敵人看勢不好，就打起槍來，副連長劉新年偽裝敵人上級，立即大聲叫道：「都是自己人，誰叫你們打槍？」於是，槍聲立刻停了，一個敵人很冤屈的說：「我可沒有打，不信你來驗槍。」這時，戰士們猛的撲了上去，抓住敵人的武器就喊：「繳槍！」

一部份敵人靠了頭似的邊說：「自己人還繳什麼槍？」十班戰士當立成一把抓住敵人機槍，就拼命爭奪，常立成看奪不過，便一手抓緊槍，一手從腰中掏出一顆手榴彈，狠狠的打在敵人頭上，打死了敵人，奪過了一挺機槍。機槍射手劉生財一排子子彈，打倒了從村東頭衝過來的四個敵人。戰鬥英雄屈家義發現村子東頭有敵人，就率領全班向村子東頭衝去，敵人都狼狽的向村子東邊逃跑了。

這時，四連同樣迅速的佔領了上山村，村裏的敵人向玉石山上逃去。戰士們在李慶教導員和郭現清連長率領下，勇敢的追擊着逃向玉石山的敵人。在追過敵人封鎖的開關地時，李慶同志左臂負了傷，但他不僅沒有告訴大家，並且還向戰士們喊着：「同志們，敵人退却了，衝呀！」衝在最前面的六班戰士們，喊叫的「殺」聲和叫敵人的「繳槍」聲，響成一片。

天色漸漸發亮了。第一個山頭上的敵人，在經過一個短時的掙扎，看見我軍勇猛的快要衝上山頂，便向第二個山頭逃去。六班衝上山頂，齊建正同志扭轉敵人丟掉的機槍，讓剛交了槍的俘虜給壓着子彈，便向逃敵猛烈的射擊起來。

李慶教導員仍然率領着戰士們，英勇的向逃向第二個山頭上的敵人追擊着；十一班的勇士，看到六班攻佔了第一個山頭，心都癢了，夏來章向班長說：「看人家六班，咱們不能在後邊呀！」於是，張大興就向全班叫起來：「對，咱們不能在後邊，沿着山頭右邊往左衝。」他們英勇的衝上山腰，第二個山頭上的敵人又驚慌的後退了。在他們衝上山頂時，左隣十旅部隊也同時衝上來。敵人都壓在一個山凹裏，繳了槍。

另路，本來打算從右邊迂迴的六十六團三營，也充分發揮了素有的猛追猛打作風。潰散的敵人，毫沒秩序的到處抱頭鼠竄，三營的勇士，一發現敵人，便不顧一切的追上去，一個排衝向一個村莊，一個班也衝向一個村莊，立刻，各村各莊，到處都打起來。

八連八班班長韓青和，戰士范有科、高秀生、張和青四個追得更兇，他們一路當先，追進一個村子，沒有逃脫的幾十個敵人向他們射擊，他們一排子機槍和手榴彈，敵人都一動也不敢動了。范有科上去叫了一聲：「槍放下！」敵人就把槍放在地上。他又叫：「舉起手來！」敵人就把手舉了起來。他又喊：「過來集合！」於是敵人就馴順的走過來。全班俘虜了四十五個敵人。

七連的勇士們，遇到一條小河，不顧脫掉鞋襪，便涉過去，追向敵人。李玉堂棉襪濕了，妨礙戰鬥，便脫掉棉襪；丁富春的鞋陷進泥裏了，便光着腳追；他們倆人和張天雪追上了敵人丟拉的三匹馬，他們便卸下東西，一躍上馬，打馬飛跑，捉住了三十多個敵人。

九連理髮員韓來福，身上帶了兩顆炸彈。衝到一個村邊，敵人兩挺機槍向他射擊，他繞過一個廣場，背着幾個麥稭垛，走到敵人機槍陣地的側面，大喊一聲，投了一顆炸彈。

敵人見他投過手榴彈來，拔腿就跑。他順路追到一家房子後面，恰巧有一羣敵人擁擠在一起，他很快的又投了一顆炸彈，敵人都跑到一家房子裏。他在路上拾起兩顆敵人的炸彈，追到門口，將身子隱避在房門旁，把炸彈舉到門口，大聲喊道：「繳槍！不繳槍就叫你們都死在這房子裏。」敵人都把槍扔出門外，叫着：「不要打了，我們繳槍！」韓來福便氣勢雄壯的講起話來：「不要動，也不要出來，外面到處都是解放軍，你們跑出來，子彈會打死你們的。」

說罷，他便把房門關上，從外面堵住，把扔出來的槍收拾在一起，數了數是十五支。把槍靠在牆上，他跳過短牆，又看到一家牆後有刺刀搖擺，知道是敵人，便跑過去又投了一顆炸彈，又俘獲了八個敵人，三支步槍。

這時，部隊也從兩邊打到這裏，韓來福把兩處的俘虜集合在一起，一共二十八個人，十八支步槍，交給了副營長。

三營的勇士們，一直把敵人追擊了十四五里，敵人跑得筋疲力盡，有的都口吐鮮血，死在路

上。

十二點鐘左右戰鬥結束了，各路帶回了一千多名的俘虜。這個拒絕起義的殘部被殲滅了。

五 堅守徐山村

勇銳。

「堅守徐山村，粘住第五軍」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二十八團九連擔負了，全體同志以興奮緊張的情緒，在半夜裏，忙着構築一里多長的防禦工事，直到次日拂曉，工事才作的像個樣子。這時，敵人開始向我們攻擊了，首先是一羣羣的便衣兵，試探式的鬼鬼祟祟向我們陣地運動過來，到了離我們前沿工事百多公尺時，一槍副班長宋金山握緊加拿大機槍，點名般的幾個單發，幾個敵人應聲倒下，其餘完全混亂，扭頭回竄，我們幾挺機槍又向敵人「歡送」着。

敵人的炮彈開始在我們陣地上爆炸了，機槍也瘋狂的開始掃射，敵人一個營的兵力，第二次又開始出現，分成三路齊頭向我們擁來，戰士們幾支步槍組織在一塊，敵人距離我們到相當的地方了，我們的排子槍、機槍一齊用短促火力向敵人狂射着。受到突然打擊的敵人，潰亂的跑了回去，在我們的陣地前又增加了一批新的屍體。

五架敵機在頭頂上盤旋着，兩架戰鬥機連續的向陣地上掃射，敵人的曲射火器和重炮的炮彈，在陣地上爆炸着，後邊的房子也被打着了火，整個陣地被烟霧彌漫着，樹枝、黃土隨着彈片橫飛，使人幾乎睜不開眼；敵人就在這時，用兩個營的兵力，多路的隊形，又向我們擁來，敵人的指揮官用黃色的指揮棒，打着、趕着胆怯的士兵向前衝，幾路敵人向三排那裏猛撲。八班長王安

民躍出工事，在開闊地上握緊自己的湯姆式手提，用短促火力向敵人一路殺傷，連着打倒十幾個人，這路敵人潰退了。三排副韓文喜同志，跑過外壕向敵人掃射，宋金生也在暴露的陣地上，端起機槍向敵人準確的射擊。救護組的牛馬成見沒有彩號，提起步槍也參加了戰鬥。三槍班長董合明，五班戰士王小奎都在敵人的連續衝鋒中負傷了，但他們始終沒有喘氣，並繼續戰鬥着，敵人先後向各排陣地的猛撲，都在我們自動火器和手榴彈的威力下給粉碎了。

村子裏熊熊的烈火在燃燒着，敵人的炮火更熾烈的向我們陣地上轟擊着，敵人三次衝鋒都打下去後，又集中了兩個團，第四次衝鋒又開始了。敵人像胆怯的老鼠一樣的一羣羣往上擁，簡直是「人海戰術」。我們的戰士看見敵人衝上來了，一個個躍出工事，準備好炸彈等待着敵人，直向敵人運動到外壕邊後，戰士們才把炸彈一個個的投出去，敵人多次想通過外壕，都被炸彈打回去，激烈的手榴彈戰，進行了十幾分鐘，先後殺傷敵人一個多連。

敵人在徐山村前面留下了一堆堆死屍，而徐山村依然是屬於我們的。

受獎的野砲連

曹夢琴
張國均

淮海大會戰開始動員後，十旅野砲連全體同志的情緒更高起來，都表示要以堅決頑強的精神，來完成上級給的一切任務。三十個黨員和一部分羣衆，交出銀元四十五元、水筆四十三支作黨費，表示每個人對完成一切任務，具有鋼鐵般的意志。非黨羣衆排長張振保等十九個同志，向黨要求在淮海大會戰中考驗他們，吸收入黨。

接受了配合兄弟部隊攻打宿縣的任務後，「配合兄弟部隊，要好好完成任務，打響頭一炮，不給四縱隊丟人」的口號激動全連，八班長盧金昌高興的說：「從襄縣跑到南陽，又返到鄭州，沒有打上敵人，戰士們生氣的說：咱這炮是光拉不用，都急着打仗這回可要打上了。」班副白守成說：「半年來打不上仗，我當決心白下啦！這次非露一手不可。」

十一月十四日，剛進入陣地飯都沒吃，上級就命令四排的一門炮轟擊車站以北橋頭兩側的暗碉與裝甲車，在震天轟響中，炮彈迅即穿透醫院碉堡，摧毀了橋頭的暗碉。三排的另一門炮三發炮彈，打退了敵人裝甲車的進攻，中彈而逃的裝甲車，有一輛因驚惶失措，和後邊的一輛相撞而燒燬。在炮火掩護下前進的步兵行列中，響起一陣感謝的讚揚：「打的好！打的好！」

次日，部隊要登城，他們要繼續為登城的步兵掃清道路，按着預定的目標：他們三炮把東南角的魁星樓摧毀了一半，繼將東北角的暗碉打掉後，又掃平城牆壕口。在對大、小東門樓的射擊中，敵人根本沒有打出槍來。

步兵在掩護下，順利的登上了城牆。

這次戰鬥，雖說地形開闊，又有裝甲車、鉄甲車威脅，但因幹部親自看地形、觀察射擊目標，大家沉着作戰，無一人傷亡。他們并嚴肅遵守戰場紀律，做到秋毫無犯，車站上堆集如山的資財，他們都沒有動一下。

他們光榮的完成任務回來，上級特通令嘉獎，并給全體同志記功一次。

魏福慶戰場紀律好

在曹村附近追擊敵七十七軍三十七師殘部的戰鬥中，六十六團九連戰士魏福慶，是冒着很紅的眼睛參加戰鬥的。當他跑了幾里路時，熱火上昇，眼睛磨得很痛，沿途敵人丟掉的毛巾很多，但他都沒有拾起一條來沾一沾眼睛。排長看到他的眼睛發昏，從腰裏掏出一塊舊的白粗布手巾給了他。並且在他看見陳召景同志從地上拿起了一個小磁碗時，他還加以制止的說：「你忘記了嗎？你定的計劃是什麼？」於是陳召景便立即把磁碗扔在了地下，迅速的追擊敵人去了。結果造成了全班沒一人違犯戰場紀律，保持了兩袖清風的優良作風。

執行政策紀律的典範

一 符離集戰鬥紀律模範班

天祥 應德
銳志 潤生

解放符離集車站戰鬥中，三十一團八連在十一月十一日下午進入戰鬥，天剛黑就很順利的打進了村子裏。在發展過程中，只搜出十五個敵人，遇到敵人遺棄的很多資財與零星日用品。三、四、七、八、十一班五個班做到了秋毫無犯，兩袖清風，沒拿一點東西。

其中最好的是十一班。班長任小且是共產黨員，帶領三個人搜進一個敵人住的院子裏。房子裏桌上放着剛做好還沒有吃的酒席；盤內的肉片、桌上的蒸饅，還熱騰騰的冒着熱氣。大家都還沒有吃飯，肚裏咕嚕咕嚕的，爲了完成迅速發展的任務，便一齊轉出去了。

十一班小組長申喜成帶的另一個小組發展到另一個院子裏，亂七八糟扔着很多手巾、鞋子、襪子、牙刷、牙膏。申運民趕緊給小組長報告。申喜成說：「咱們不要管那東西，後邊有收集資財的人。」他們都很快的向前發展去了。

戰鬥結束後，各班在一塊兒閒談。陳秋海說：「那會沒有吃上些？」班長任小且就說：「吃那幹啥？違犯紀律又就誤向前發展。」王文明、衛小萬，陳秋海說：「不拿東西是實現咱們班的計劃；眼不紅、心不想、手不癢、做到兩袖清風。在淮海戰役中，我們全班爭取軍政三勝的模範

二 死了牛得了馬

石磊

十一月十五日上午，趕着大車與我軍送彈藥的宿縣江口村老鄉馬守祥，快到夾溝車站時，蔣匪的飛機把他的兩隻牛都打死了。老鄉隨着押車的馮全福一塊來到三十七團三區隊的戰地——大張莊。

馬指導員知道了這件事的之後，一面與老鄉講述我軍的支差制度，與損物要賠的紀律。一面就立即向上級請示了處理辦法：決定以一匹馬一匹騾駒作為賠償。當兩匹牲口牽在馬守祥的手裏時，他那愁眉不展的表情變得喜眉笑眼了。

這時有二三十個民工和老鄉們都跟上來，紛紛議論着我軍愛護人民的政策與紀律。六十歲的老先生侯書詩感動的說：「俺村的車給中央軍支差，人被他打回來，牛都被他賣了。給你們支差，牛叫飛機打死了還要賠呢。我活了這麼大，還沒見過這麼好的隊伍。」古儻集的車夫劉海長認為：「他那兩個死牛的肉賣了就够買一條牛。」又指着馬和騾駒說：「這兩匹牲口那一匹都能換一個大牛。值得！值得！」馬守祥越聽越高興，讓他吃午飯也等不上，就牽起牲口走回家去了。

三 政策換了敵人的腦筋

張秦。

十旅二十九團十連王玲同志捉俘虜是最猛而得法的，淮海戰役開始後，在鐵橋寨時捉了一個，在楊山追擊敵人時又捉了六個，他的經驗是：「捉敵人是很容易的一件事。」爲什麼呢？第一，敵人潰亂逃跑時，是極害怕的時候。第二，由於我們俘虜政策的勝利，敵人對我們很了解，敢投降。

十四日在四合村碰到兩個敵人，一個在村前，一個在村後，離有二百公尺，王玲同志叫了一聲：「同志過來；不殺你們！」敵人就很順從的過來了。而且還說：「知道你們不殺，也知道你們寬大！」他見路旁騎着我們的一位負傷同志，便很自願的將傷號揩走了。最使人驚異的是他揩了一個，又夾搯第二個，第三個，後來他也被砲彈打中腦部，但他並不驚惶，還自言自語的說：「不要緊。」後來王玲同志給他上了藥，叫他好好休養，對他說：「爲人民負傷是光榮的！」這個剛解放過來就工作，就爲人民負了傷的同志笑着臉說：「知道，知道……」

羣衆的熱愛

一 「老大娘比母親還親！」

龐·靖·

平山集有一位老大娘，已是七十多歲的人了，可是耳不聾、眼不花。一家四口人，因為兒子不孝順，就只好老兩口靠着六畝地過日子。十一月十三日，二百八十多位為人民流血的傷員從前方運下來，戴老大娘家裏就住了五位。

夜晚二更時分，戴老大娘聽見病房裏有呻吟聲，就爬起來走進病房，這時有個十八歲的青年傷員，正在發着高熱喊口渴。她就趕忙跑去燒好開水，先給小同志喝了，又照顧另外的四個同志，每人也喝了些。他想這些可愛的小夥子不都是爲了解放徐州一帶的老百姓才受傷的嗎？他不得不離開了，她看着傷員渴了就去燒水，要小便就去拿尿盆，大便了她也扶持着傷員等大便之後把糞端走。

下兩點了，我們查病號的同志發現老大娘還站走房門口照着傷員，她說：「我光開水已經燒過十一次了，」我們便向她道謝，可是這位老大娘却正言回答：「你們爲老百姓受苦流血，我少睡一會覺又算啥！眞是在家千日好，出門時時難呀，我們做老百姓的就該幫助幫助才好嘍！」

當第二天傷員走的前兩個鐘頭，老大娘又拾傷員燒了菜湯飯，還煮了十個雞蛋。同志們都感

動的說：「老大娘比我的母親還好，」在傷員們上了担架後，大家異口同聲的說：「我們好了還來看考大娘！」

二 民工隊長曹忠亭

劉靜齋

蕩山曹忠亭抱奮勇參加了民工隊，十五號接受了向平山集轉送傷員的任務。在路上他聽着擔架上傷員呻吟的聲音，他想起了受蔣匪統治時的痛苦，這些傷員都是爲解放蔣匪統治下的老百姓才流血的，他感動的喊出了：「不完成淮海戰役抬傷員的任務絕不回家！」的口號。并下決心「扛個立功旗，回家爭光榮。」

從大五柳村到平山集五十多里，民工的路上大都起了泡，曹忠亭却一氣抬了四十多里不讓別人換，影響的本想休息一下的民工也積極起來了。大家都說：「要向曹忠亭學習」。董法斯被石頭把腳磕腫了。什麼不講，一直抬了三十多里。

爲了鞏固別的民工，曹忠亭就向別人解釋參加淮海戰役的光榮：正是立功的好機會。一到宿營地就帶頭挑水，做飯、推磨、公差勤務那一項也跑在頭裏，和別人團結的像親兄弟一樣。在他們的一個分隊裏，沒有發生一個逃亡的事情。大家都說：「要開了小差，回家沒有臉再見曹隊長。」

三 能給革命戰士服務是十分光榮的」 李澤忠

十一月八日礪山地區追擊第五軍的戰鬥中，由徐州逃出的青年醫生龔必成與必英夫婦。在戰場上自動幫助我軍醫治傷員，龔先生敘述他幫助醫治的經過與感想說：「昨天（八日）黃昏，我和必英剛到了張路口聽槍越響越近，我和必英到一家屋裏躲了起來。可巧有三個同志走了進來，他解釋安慰了我們好久。這時前面來了十九個負傷同志，我倆把他拉進屋裏來，打開皮箱，就把所有的紗布藥品擺了出來。我就這樣以醫生的資格換起藥來。我心裏有說不盡的興奮。今天能給革命的武裝戰士服務，是十分榮幸的。因此我對掛花的同志們說：「我的藥品帶的不完全，大家暫時受點罪望原諒。」但每個人都覺得爲人民爲革命掛彩是光榮的事情。」

吳必英女士說：「我們正在醫治其他同志，有位指導員走過來說：「有位營長負了傷」。我們到後院裏，我發現他身上的血已浸透了上衣。有個同志剪衣角時把他的肉皮稍微掠了一下。他對着我說：「你是醫生嗎？」我又高興又慚愧，誰知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就是如此直爽慷慨。所以我有信心的安慰他：「包紮好傷口後很快會好的，並非嚴重。」我又聽他說：「前面的傷員是否都拍了下來？」我怕他冷，就從龔醫生那裏，脫下件毛衣和襯衫給他穿。他幾次拒絕不要，最後雖強迫的接受了，但當我把毛衣披在他身上時，他說：「給戰士蓋吧！」傷員送光了，那位指導員帶着我跑過了封鎖綫，又過一道水壕，那位指導員同志非措我不行。」醫生也說：「通過子彈的火網時，一個姓會的戰士，搶過我的皮箱，他恐怕勞累了我們，我們就這樣的又到了團的綑帶所工作了一整夜。」

羣衆恨國民黨

淮海戰役中徐州地區羣衆對國民黨匪軍表現了極度的憤恨，這是因蔣匪長期血腥統治及其劫掠罪行造成的。我軍有天宿營在蕭縣王寨村，羣衆說舊劇「反徐州」中的「紅毛老婆就在離此不遠的花家湖村」，他們說：「現在就和過去「反徐州」時一樣，蔣介石還不如王延龍呢，他逼得老百姓非反不可，咱們解放軍比那時的徐達還好，走到那裏老百姓都跟着你們。」蔣匪走過的一切村莊都充滿着羣衆對他們的咒罵聲，宿縣城北閔賢集袁老先生說：「我的兩個孫子——袁心、袁合都被孫元良的隊伍拉走了，集上共被拉走青年廿多個，臨走全村老少都跪在他們的面前哭着要兒子反挨一頓辱罵」，賀油坊村原有毛驢二十七頭，這次一下被蔣匪軍拉走二十五頭，羣衆說：「剩下這兩頭還是因中央軍來時在外面做活沒在家」，楊胡村姜大娘說：「我家一頭老驢生下小驢駒才三天，中央軍來拉時，我全家跪下哀求，也沒用。」被俘國民黨軍軍官亦均供認他們的紀律敗壞，如第五軍工兵連長饒民福等說：「賣狗皮膏藥的（指敵政工）到處塗寫「爲剿匪救民而來」。我們看了都說是「爲禍國殃民而來」。我們行軍時駐那村子就說：「這村一定是作了虧心事，」九十六師二八七團的軍官說：「到處看不見一個老百姓，找不到嚮導，只好把指南針向地圖上一放按着地圖上的方向胡碰」。蔣緯國戰軍團所屬火牛劇團演員王奇說：「我們在那邊時，在農村中常覺得到處都是敵意的眼睛，害怕的很。」最近我軍某部之「解放軍官招待所」駐在宿縣草廟，一個解放軍官私自拿羣衆的柴火，物主當場制止說：「把你們「國軍」架子放一放

吧」。另次在宿縣西南丁家村，我軍給兩個剛俘來的蔣匪軍官找房子，羣衆均以憤恨的眼色拒絕他們，後來有一家答應給他們住，房東向我工作人員說：「我是看你的面子才讓他住的」，說得兩個俘虜軍官滿面羞慚。

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57.8
17-8

